

2004年中国精短美文100篇

王剑冰 主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书 名：2004年中国精短美文100篇

作 者：王剑冰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

ISBN：7-5354-2939-4/I267

定 价：23.00

编者话语

王剑冰

精短美文的精短两个字很有些说头，既短又要精，确不是好操作的。很多精明人都去写了长文，谈谈事件、谈谈感想、说说过程，只要整体上把握得好，成功率还是不低的。最短的诗和最短的小说也是最难写，不少人知晓了这个难就去写了长小说长诗，有些芜杂和累赘就不显其间。这就像穿了长袍子，袍子里边有什么不足，身体上的也好，衣服上的也好，都会遮掩起来。舞台上的魔术师甚至在袍子里藏了大小不等的瓶瓶罐罐。如此让人觉出袍子的美妙来。袍子短了就成了小袄，就会一不留神露出什么“小”来，变点什么就更加难了。选美都有泳装上场的一关，就是让丑无法遮掩，把美展现出来。经营短散文的作家是知难而上。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越过了这个难而成功了，成功的是智者。不说十八般武艺都上过手，起码在其他行当操练过了。比如不少高手来自于诗界和小说界。这样的高手越多，对散文的发展越有利。

智性最能显示出一个人的聪慧，这种智性即是对语词运用

的灵动性，对人生观察的透彻性，对感觉碰撞的灵犀性。因而抓取题材就有独特的视角，涵一点而散全豹。

再就是文化的意味，一场主题是“紫禁城”的时装展演，把中国宫廷文化体现在时装上，云蒸霞蔚、大气磅礴，文化的意味浓浓袭来，感到设计者的匠心独运。当然，我们要求散文的文化味并不一定要这样张扬。尤其是精短美文的写作，那种文化味往往是在字里行间弥散出来，仿如优雅的酒吧，清静的、温馨的色调，如烟如缕的音乐，让人陶醉其中。这种文化味的流动和含纳体现着作者的精神气质，它排斥故作矫情的东西。

散文的精神性还是有一说的，人生于世必有信念支撑，这种信念当反映到散文中，从中发散的生活理念，信仰崇尚，应该有精神内涵，精神就是散文的骨质。

精短美文在概念上一直有着这样那样的争论，我们现在提到的精短美文同以往的纯粹的抒情散文有所不同，一味地选取抒情散文，可能会愈加感觉到“抒情”的局限性，读上十篇二十篇自然就有乏味的感觉，纯粹的抒情不是散文的方向。时代在变，社会在发展，散文也在发展，如果单把抒情散文放在精短美文的篮子里，这只篮子就不可能五彩缤纷。之所以接纳生活随笔、哲思小品、读书笔记，是因为：一、作者很好地利用了文字，语言充满鲜活的智性和搞笑的幽默；二、作者对问题的把握和总结，往往让人拍案称道；三、题材的新鲜感吊人胃口，趋疑下读。

现在的精短散文越来越难写，红杏出墙者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相比之下成名作家倒越来越显得不善其工。

2004年入眼的好作品不一定是当年首发，从欣赏和收藏角度计，也录入进来，同当年的佳作合成美妙的拼盘。有一些作品选取的仍是当红作家的，这些作品耐读、耐品，久放而溢

香，显示出作家长期的文字功力和对事物的评判力。季羨林的《幽径悲剧》、铁凝的《长街短梦》、蒋子龙的《生命中的软和硬》、莫言的《卖白菜》、范曾的《再说大家气象》、鲍尔吉·原野的《蒙古男人》、徐开垒的《诗人有情》、毕淑敏的《性感的进化》、张爱华的《享受旅行瞬间》、韩美林的《和平》、李宗奇的《儿》、红柯的《泥土》、庞培的《丫头家》、朱以撒的《弥漫》、彭冈的《武张飞，文张飞》、林染的《甜馨》等都属于这类作品。

我们也看到这样一些作者和作品，朝阳的《大学两件事》、张丽钧的《锋利的纸》、格致的《庄周的燕子》、陈蔚文的《爱情十四行》、范晓波的《都市里的温馨》、俞瑜的《她们》、周伟的《一个字的故乡》、李傻傻的《诳语》、高勇的《庄稼》、李万刚的《对着太阳撒泡尿》、何述强的《江流无声》、任崇喜的《生命如菊》、王俊丹的《想念中那满山遍野的红》。这些作家或从一件小事写起：爱情写得炙手可热，亲情写得血脉贲张，动物写得精妙可人；或从一点意象写起：天上的一片云、书中的一片语、田间的一棵庄稼，都会有一种生命的联想，点染世界，踏歌生活，丰富心灵。这是精短散文中的新的校园歌曲，猛然传唱就影响一大批人，形成新的青春的风潮。这样的作家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感知力强，悟性高，同时也有着高超的模仿力，不循旧章，仿中出新，形成个性特点。

在写作的追求中，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过程，有的人过程很长，爬行了半天还没上坡，有的人没用多长时间就到达了坡顶。这里边有运气，有被发现、被推出的偶然性，但更多的是自身所造就的必然性。

明年再看精短美文的阵容，肯定又有了不少新的写手。

2004年12月于郑州

目 录

编者话语	王 剑 冰 (1)
幽 径 悲 剧	季 羨 林 (1)
长 街 短 梦	铁 凝 (6)
生命中的软和硬	蒋子龙 (9)
卖白菜	莫 言 (13)
再说大家气象	范 曾 (18)
蒙古男人	鲍尔吉·原野 (21)
诗人有情	徐开垒 (25)
性感的进化	毕淑敏 (28)
享受旅行瞬间	张爱华 (31)
时间的氣息	马 莉 (40)
和平	韩美林 (43)
美丽的长发为谁失落	王 剑 冰 (49)
大学两件事	朝 阳 (52)
一口酒	彭国梁 (57)
锋利的纸 (外二篇)	张丽钧 (61)
泥土 (外二篇)	红 柯 (66)
丫头家 (外三篇)	庞 培 (71)
庄周的燕子	格 致 (76)

弥漫（外二篇）	朱以撒	(79)
武张飞，文张飞	彭 匈	(88)
儿	李宗奇	(93)
关于记日记的悲剧	程树榛	(97)
爱情十四行	陈蔚文	(102)
樨缘杂记	王和声	(105)
都市里的温馨	范晓波	(111)
她们	俞 瑜	(120)
一个字的故乡	周 伟	(132)
珍珠港与太平洋公墓	徐治平	(137)
诳语（外一篇）	李傻傻	(142)
火车上艳遇的遐想	徐 迅	(148)
看望村庄	陈礼贤	(151)
中国农神	张 于	(158)
西藏的云朵	凌仕江	(165)
古渡随想	晓 草	(170)
流浪的二胡	杨汉立	(174)
庄稼	高 勇	(178)
甜馨	林 染	(187)
对着太阳撒泡尿	李万刚	(190)
浙大那壶湄江茶	张 劲	(194)
江流无声（外二篇）	何述强	(199)
回家	宗满德	(207)
点灯时分	郭文斌	(212)
碧水史诗运河园	郑休白	(216)
秋日山野间	卞 卡	(219)
祭郑氏三公文	李铁城	(222)
平原上的事情	臧建立	(225)
川江号子	甘茂华	(231)
人生的碎片	鲁先圣	(239)

生命如菊	任崇喜 (245)
闲章扯闲 (外一章)	吕世豪 (249)
断送了母亲的真爱	王明亚 (257)
心钓	赵福莲 (262)
零点, 火车穿过昌傅	樵夫 (267)
让生命丰美的前尘影事 (外二篇)	忍冬 (271)
母亲种过的土地	孙成凤 (275)
道路上的鞋子	周蓬桦 (278)
西夏速写	高深 (281)
母亲的婚纱照	邓皓 (286)
歌者	尹向东 (288)
香水	许顺荣 (293)
嫁不出去就娶一个	冰羽毛 (297)
青山脚下沙滩的温柔 (外一篇)	张红华 (300)
壮悔堂前独徘徊	阚则思 (305)
大地行旅	徐鲁 (308)
水的眼泪是什么	余同友 (321)
一个人行走	沙封 (324)
抚摸的力量	张港 (330)
最后的感觉	魏兴荣 (333)
远方, 有一颗漂泊的心	马卡丹 (336)
我最幸福	华夏 (339)
荒原上的石塔	陈川 (343)
一路走来	艾苓 (352)
登瀛湖	张天福 (360)
没有人知道我爱你	蔚红 (364)
猜谜的女人	莫小米 (370)
蕙子	郁蓉 (372)
女人三十一朵花	谈燕 (377)
无言之爱	晓晓 (380)

难怪杞人要忧天	施建石 (383)
幸福人的座右铭 (四篇)	吴淡如 (388)
你好	范咏燕 (398)
行走与驻足	马德 (401)
快乐	吕游 (404)
生命的立起	程默 (407)
骑楼岁月	杨彦 (409)
第九十九封信	江海湖 (413)
飘行者 (外一篇)	晨义 (416)
蜡泪灯	陈晓东 (420)
把笑脸带回家	咎金锦 (424)
别用开水浇玫瑰	谢胜瑜 (427)
鸟是树的花朵	吴忌 (430)
一个父亲的箴言	马德 (434)
阳光的疤痕	王清铭 (437)
放手,也是一种美丽	流水冷然 (440)
约定	雪小禅 (443)
因为爱,所以温暖	浪漫灰 (447)
母亲的守望	申平 (453)
独自一人你怎能温暖	刘晋 (456)
想念中那满山遍野的红	王俊丹 (460)
一生的情人节	金文吉 (464)
田野上的白发	刘益善 (467)

幽径悲剧

□ 季 羨 林

出家门，向右转，只有二三十步，就走进一条曲径。有二三十年之久，我天天走过这一条路，到办公室去。因为天天见面，也就成了司空见惯，对它有点漠然了。

然而，这一条幽径却是大大有名的。记得在五十年代，我在故宫的一个城楼上，参观过一个有关《红楼梦》的展览。我看到由几幅山水画组成的组画，画的就是这一条路。足证这一条路是同这一部伟大的作品有某一些联系的。至于是什么联系，我已经记忆不清。留在我记忆中的只是一点印象：这一条平平常常的路是有来头的，不能等闲视之。

这一条路在燕园中是极为幽静的地方。

学生们称之为“后湖”，他们很少到这里来的。我上面说它平平常常，这话有点语病，它其实是颇为不平常的。一面傍湖，一面靠山，蜿蜒曲折，实有曲径通幽之趣。山上苍松翠柏，杂树成林。无论春夏秋冬，总有翠色在目。不知名的小花，从春天开起，过一阵换一个颜色，一直开到秋末。到了夏天，山上一团浓绿，人们仿佛是在一片绿雾中穿行。林中小鸟，枝头鸣蝉，仿佛互相应答。秋天，枫叶变红，与苍松翠柏，相映成趣，凄清中又饱含浓烈。几乎让人不辨四时了。

小径另一面是荷塘，引人注目主要是在夏天。此时绿叶接天，红荷映日。仿佛从地下深处爆发出一股无比强烈的生命力，向上，向上，向上，欲与天公试比高，真能使懦者立怯者强，给人以无穷的感染力。

不管是在山上，还是在湖中，一到冬天，当然都有白雪覆盖。在湖中，昔日的潋滟的绿波为坚冰所取代。但是在山上，虽然落叶树都把叶子落掉，可是松柏反而更加精神抖擞，绿色更加浓烈，意思是想把其他树木之所失，自己一手弥补过来，非要显示出绿色的威力不行。再加上还有翠竹助威，人们置身其间，决不会感到冬天的萧索了。

这一条神奇的幽径，情况大抵如此。

在所有的这些神奇的东西中，给我印象最深、让我最留恋难忘的是一株古藤萝。藤萝是一种受人喜爱的植物。清代笔记中有不少关于北京藤萝的记述。在古庙中，在名园中，往往都有几棵寿达数百年的藤萝，许多神话故事也往往涉及藤萝。北大现在的燕园，是清代名园，有几棵古老的藤萝，自是意中事。我们最初从城里搬来的时候，还能看到几棵据说是明代传下来的藤萝。每到春天，紫色的花朵开得满棚满架，引得游人和蜜蜂猬集其间，成为春天一景。

但是，根据我个人的评价，在众多的藤萝中，最有特色的还是幽径的这一棵。它既无棚，也无架，而是让自己的枝条攀附在邻近的几棵大树的干和枝上，盘曲而上，大有直上青云之概。因此，从下面看，除了一段苍黑古劲像苍龙般的粗干外，根本看不出是一株藤萝。每到春天，我走在树下，眼前无藤萝，心中也无藤萝。然而一股幽香蓦地闯入鼻官，嗡嗡的蜜蜂声也袭入耳内，抬头一看，在一团团的绿叶中——根本分不清哪是藤萝叶，哪是其他树的叶子——，隐约看到一朵朵紫红色的花，颇有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意味。直到此时，我才清晰地意识到这一棵古藤的存在，顾而乐之了。

经过了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不但人遭劫，花木也不能幸免。藤萝们和其他一些古丁香树等等，被异化为“修正主义”，遭到了无情的诛伐。六院前的和红二三楼之间的那两棵著名的古藤，被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掉。是否也被踏上一千只脚，没有调查研究，不敢瞎说；永世不得翻身，则是铁一般的事实了。

茫茫燕园中，只剩下了幽径的这一棵藤萝了。它成了燕园中藤萝界的鲁殿灵光。每到春天，我在悲愤、惆怅之余，惟一的一点安慰就是幽径中这一棵古藤。每次走在它下面，嗅到淡淡的幽香，听到嗡嗡的蜂声，顿觉这个世界还是值得留恋的，人生还不全是荆棘丛。其中情味，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不足为外人道也。

然而，我快乐得太早了，人生毕竟还是一个荆棘丛，决不是到处都盛开着玫瑰花。今年春天，我走过长着这棵古藤的地方，我的眼前一闪，吓了一大跳：古藤那一段原来凌空虬干，忽然成了吊死鬼，下面被人砍断，只留上段悬在空中，在风中摇曳。再抬头向上看，藤萝初绽出来的一些淡紫的成串的

花朵，还在绿叶丛中微笑。它们还没有来得及知道，自己赖以生存的根干已经被砍断，脱离了地面，再没有水分供它们生存了。它们仿佛成了失掉了母亲的孤儿，不久就会微笑不下去，连痛哭也没有地方了。

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我的感情太多，总是供过于求，经常为一些小动物，小花草惹起万斛闲愁。真正的伟人们是决不会这样的。反过来说，如果他们像我这样的话，也决不能成为伟人。我还有点自知之明，我注定是一个渺小的人，也甘于如此，我甘于为一些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流泪叹气。这一棵古藤的灭亡在我心灵中引起的痛苦，别人是无法理解的。

从此以后，我最爱的这一条幽径，我真有点怕走了。我不敢再看那一段悬在空中的古藤枯干，它真像吊死鬼一般，让我毛骨悚然。非走不行的时候，我就紧闭双眼，疾趋而过。心里数着数：一，二，三，四，一直数到十，我估摸已经走到了小桥的桥头上，吊死鬼不会看到了，我才睁开眼走向前去。此时，我简直是悲哀至极，哪里还有什么闲情逸致来欣赏幽径的情趣呢？

但是，这也不行。眼睛虽闭，但耳朵是关不住的。我隐隐约约听到古藤的哭泣声，细如蚊蝇，却依稀可辨。它在控诉无端被人杀害。它在这里已经呆了二三百年，同它所依附的大树一向和睦相处。它虽阅尽人间沧桑，却从无害人之意。每年春天，就以自己的花朵为人间增添美丽。焉知一旦毁于愚氓之手。它感到万分委屈，又投诉无门。它的灵魂死守在这里。每到月白风清之夜，它会走出来显圣的。在大白天，只能偷偷地哭泣。山头的群树，池中的荷花是对它深表同情的，然而又受到自然的约束，寸步难行，只能无言相对。在茫茫人世中，人们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哪里有闲心来关怀一棵古藤的生死

呢？于是，它只有哭泣，哭泣，哭泣……

柿界上像我这样没有出息的人，大概是不多的。古藤的哭泣声恐怕只有我一个能听到。在浩茫无际的大千世界上，在林林总总的植物中，燕园的这一棵古藤，实在渺小得不能再渺小了。你倘若问一个燕园中人，决不会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一棵古藤的存在的，决不会有任何人关心它的死亡的，决不会有任何人人为之伤心的。偏偏出了我这样一个人，偏偏让我住到这个地方，偏偏让我天天走这一条幽径，偏偏又发生了这样一个小小的悲剧；所有这一些偶然性都集中在一起，压到了我的身上。我自己的性格造成的这一个十字架，只有我自己来背了。奈何，奈何！

但是，我愿意把这个十字架背下去，永远永远地背下去。

(选自《书摘》2004年第3期)

长街短梦

□ 铁 凝

有一次在邮局寄书，碰见从前的一个同学。多年不见了，她说咱们俩到街上走走好不好？于是我们漫无目的地走起来。

她之所以希望我和她在大街上走，是想告诉我，她曾经遭遇过一次不幸：她的儿子患白喉死了，死时还不到4岁。没有了孩子的维系，又使本来就不爱她的丈夫很快离开了她。这使她觉得羞辱，觉得日子是再无什么指望。她想到了死。她乘火车跑到一个靠海的城市，在这城市的一个邮局里，她坐下来给父母写诀别信。这城市是如此的陌生，这邮局是如此的嘈杂，无人留意她的存在，使她能够衬着这陌生的嘈杂，衬着棕色桌面上糨糊的嘎巴儿和红蓝墨水的斑点把信写得

无比尽情——一种绝望的尽情。这时有一位拿着邮包的老人走过来对她说：“姑娘，你的眼好，你帮我纫上这针。”她抬起头来，眼前的老人白发苍苍，他那苍老的手上，颤颤巍巍地捏着一枚小针。

我的同学突然在那老人面前哭了。她突然不再去想死和写诀别的信。她说，就因为那老人称她“姑娘”，就因为其实永远是这世上所有老人的“姑娘”，生活还需要她，而眼前最具体的需要便是需要她帮助这老人纫上针。她甚至觉出方才她那“尽情的绝望”里有一种做作的矫情。

她纫了针，并且替老人针脚均匀地缝好邮包。她离开邮局离开那靠海的城市回到自己的家。她开始了新的生活，还找到了新的爱情。她说她终生感激邮局里遇到的那位老人，不是她帮助了他，那实在是老人帮助了她，帮助她把即将断掉的生命续接了起来，如同针与线的连接才完整了绽裂的邮包。她还说从此日子里有了什么不愉快，她总是想起老人那句话：“姑娘，你的眼好，你帮我纫上这针。”她常常在上班下班的路上想着这话，在街上，路过一些熟悉或者不熟悉的邮局。有时候这话如同梦一样的不真实，却又真实得不像梦。

然而什么都可能在梦中的街上或者街上的梦中发生，即使你的脚下是一条踩得烂熟的马路，即使你的眼前是一条几百年的老街，即使你认定在这老路旧街上不再会有新奇，但该发生的一切还会发生，因为这街和路的生命其实远远地长于我们。

我曾经在公共汽车上与人争吵，为了座位为了拥挤的碰撞。但是永远也记不住那些彼此愤怒着的脸，记住的却是夹在车窗缝里的一束小黄花。那花朵是如此的娇小，每一朵才指甲盖一般大。是谁把它们采来——从哪里采来又为什么要插在这公共汽车的窗缝里呢？怨气冲天的乘客实在难以看见这小小花

束的存在，可当你发现了它们才意识到胸中的怒气是多么地没有必要，才恍然悟出，这破旧不堪的汽车上，只因有了这微小的花束，它行驶过的街道便足可称为花的街了。

假若人生犹如一条长街，我就不愿意错过这街上每一处细小的风景。

假若人生不过是长街上的一个短梦，我也愿意把这短梦做得生意盎然。

(选自《中外书摘》2004年第3期)